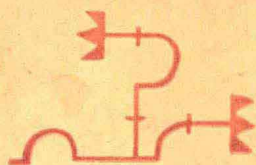


著名學文本俗



著原人夫珠珍賽

們子兒



通俗本世界名著叢刊

兒 子 們

著原 士女珠珍賽
譯編 殊 仲 馬



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付印
中華民國廿三年四月出版

【通俗本世界名著叢刊】

兒 子 們

每冊實價大洋二角

原 著 者 賽 珍 珠 女 士

編 譯 者 馬 仲 殊

發 行 人 高 堦

印 刷 者 中 和 印 刷 公 司

發 行 所 開 華 書 局

總 經 售 者 中 學 生 書 局

全國經售處

重慶中學書局	北平佩文齋書莊	開封豫文書莊	西安派報社	太原晉新書社	汕頭文明商務局	廈門新民書社
天津佩文齋書莊	濟南東方書社	青島中華書局	南京花牌樓書局	武昌民智書局	長沙民智書局	漢口開明書店
廣州共和書局	杭州開明書局	南昌文明書局	南甯強華書局	雲南世界書局	上海開明書局	全國各大書局

前言

兒子們是大地的續篇，它的聲譽是可以與大地並駕齊驅的，說它是姊妹篇，毋甯說它是父子篇。內容是敘述大地主人翁王龍死後他的三個兒子的三個不同的志趣、生活、情況、動向。描寫範圍比大地來得更廣泛，筆調構思更刻鑿、更深入、更洗練、更動人，是作者繼大地更開展的名作。凡讀過大地的更應該把這父子篇連讀起來，才不會像盲人只知象足而不知象身！

兒子們的作風，頗受水滸傳的影響，和大地一樣，純以黑暗的農村社會為背景，善於剪裁，妙於運用，結構文筆，咸臻美妙，有聖經之風格，其真切懇摯之處，尤為他人所難及，作者往往為搜集一部小說的材料，動輒要經過幾年以上，真是不可多得的！

巴克夫人——賽珍珠女士之所以能對中國生活有精切灼見者，多半要感謝她的丈夫巴克博士。巴氏任金陵大學農科教授多年，對於中國農村史料之貢獻，盡爲中國一般研究農村問題的學者所依據所崇從！

巴克夫人有兄弟姊妹七人，四人已死，其兄在美任律師，妹在湖南岳州宣教。她自幼在美國肄業，畢業於維其尼亞一個老式的學校，因不慣於美國之都市生活，又乏友好，甚感寂寞，故畢業後即來中國，蟄居於安徽懷遠鄉多年，每日下午與鄉民攀談，輿會所至，輒加筆錄。初無寫作之意，後來一種自然的衝動使她感到寫小說的興趣，作品中大部分的題材，都是取給於懷遠的農村生活。夫人性愛花，所至必自栽植；好靜，居常不苟言笑。

柳亞子先生題序

蘇曼殊全集

普及本重版 每部洋一元

這是最近唯一的善本

蘇曼殊大師的文學天才，那是誰都佩服的，所以他的文集出版後，便風行全國，銷數逾萬。可是坊間出版的不是殘缺不全，那便定價過高。本局爲使曼殊作品廣於流佈起見，特商請曼殊研究的專家柳亞子先生，供給新的材料，出版普及版的曼殊全集。經了長時間的努力，現在才算出版了，內分創作小說、翻譯小說、詩、譯詩、書信、雜文、隨筆、序跋、附錄等類，共六百餘頁。卷首精印新發見的曼殊遺像四幅。柳先生在序文中稱這部普及版的曼殊全集爲最近唯一的善本。

分冊

曼殊小說集	四角
曼殊譯作集	三角
曼殊詩集	一角
曼殊書信集	二角
曼殊散文集	二角

這是定價最低的版本

王龍躺在這窄小黑暗而破舊的土房裏，周圍是他的田地，祖傳的堂屋，陳設着粗笨的桌凳，一頂藍布帳子，他覺得死在這裏，死在他和阿蘭結婚所睡在床上，他很滿足。

醫生已束手無策。兒子都陪得厭煩了，老人還沒斷氣，他喘氣稍住時，還會伸出一隻乾黃的瘦手，撫摩着棺材。

一天深夜裏，王龍猛地睜開眼睛，疲弱得好似魂靈已不在身上，他有點害怕，一口氣塞在喉頭，斷續地向梨花說道，「孩子——這就是——死嗎？」

梨花很鎮靜地，從容地回答說着，「不是的，老爺，你已見好了，那裏會死呢？」他釘望着梨花，用低弱的聲音說道，「真的嗎？」梨花明知他快要死

去，她的心跳着，却仍俯身溫存地說，「老爺，我那一回騙過你？你的手還是這般熱，這般有氣力，老爺不用怕，慢慢地見好了，慢慢地好了！」

他的心被梨花的話所激動，是心的最後的一跳。他似發怒，一隻只剩骨頭的老人手，正打到梨花的臉上。梨花只自語道，「老爺，你一輩子只打了我這一回！」

老人沒有回答。她親手輕輕地放直了他的手脚，合起他的雙眼，向那微帶笑容的臉，望了半晌。她似乎忘記了該出來報喪，却將老人那隻打她的手，貼到臉上；她禁不止傷心，不出聲的潑泣着，淚已濕透了手。停了一會，她才走來招呼着，「老爺已經斷氣了。」

王龍死後，伴着王龍的棺材的只有梨花一個人。

那天杜鵬領了荷花來，她一則拜拜老爺的靈柩，一則要看看梨花。她雖則

穿上一身素服，却不怎樣傷心，只向梨花嘆道，「好！你還和以前一樣，不曉得老爺看中你那一上？」梨花雖滿肚子不高興，想着她究竟是大姨太太，不得不飲忍着。隨後，梨花看她不住地撫摩着棺材，便氣不過地厲聲說，「不要碰牠！」她冷冷地笑了一回，便出了靈堂。

出殯那天，鄉下人當作熱鬧看。王家上上下下忙得紛亂。王大滿頭大汗的抱怨弟弟，發怒的說着，「什麼事都推把我！你女人，小孩子的孝服，也不去看看？」王二却冷冰冰地說道，「什麼事情，要你親自動手，你才樂意呢！且讓你一個子高興吧！」在這爭論和紛擾中，只有梨花一個人沉默地坐在靈旁。啞吧雖穿着孝衣，却不住地笑，時時要脫下來，梨花便拿着餅，百般地哄着她。

荷花在發急，一連坐了幾頂轎子都坐不進，她怕挨不到自己去送殯，一眼

看見啞吧，便向王大埋怨道，「怎麼？這東西也去送葬嗎？」梨花隨即攔住荷花的話頭說道，「老爺吩咐我的；我帶着這孩子，她不會吵人的。」

這時，真是湊巧，王三忽然從南邊回來了。他穿着軍官的服裝，帶了四個衛兵，有一個是缺嘴的。他的身材比兩個哥哥還要高大，兩道黑眉毛依然緊鎖着，他的嘴依然好似狗般的粗暴，要不是爲了這幾點，大家或竟認不得他了。

王三被領到靈前，照樣地行了禮，喪葬使出發了。

送葬時候，荷花哭的聲音頂響又頂粗，引得路上人注視她的臃腫的身體，妬忌王家的家私。

大媳婦哭得很斯文，不像荷花那樣哀慟。二媳婦却又不同。她來自田間，今朝坐轎還是生平第一次，她似乎在留心熱鬧，竟來不及哭了。便是哭，她的眼還要從手指縫裏偷望外看，因此她又忘記哭了。

最傷心的只有梨花。她是不出聲的潸泣着，直到殯葬完了，大家都認爲不必再哭，但她還在私自地泣着。

從今以後，當荷花仿照着一般寡婦的辦法，在一年的一定幾天上，到王龍坟上時，梨花却總是帶着啞吧，乘大家不在上坟的當兒，偷偷走到那裏。在那一聲不響的哀悼中，有時却還哭着說，「啊！老爺！爸爸，我只有這末一個爸爸！」

二

現在，盤桓在王龍三個兒子的腦海中的，就是：怎樣分家？怎樣現實他們每個人的心念。後來，由王二提議，請劉姻長來主持這樁大事。

荷花首先說了些叫苦的話，劉姻長吩咐從大家提出每月二十塊錢給她，她

聽了隨即哭着叫王龍的名字說，「老爺！你爲什麼撇開我就走了？沒有人再來睬我了！」

王大看不過，說何妨再加一點，王二却不以爲然，站起來說，「要是加一點的話，這一點應該出在你的名下。」

王三猛然站起喊道，「我來出這筆錢！這點錢算得了什麼？這小事也值得麻煩？」王大女人首先贊成，她以爲這錢應該老三出，老三還沒有孩子。

輪到梨花，劉姻長便說道，「你年記輕輕的，多拿一點錢吧；回家再去嫁個人，誰會笑你？」

這話出于梨花意料之外，她用脆弱的聲音回答說，「啊！我沒有家！除了老爺撇下的傻孩子，也沒第二人。我可以住在鄉下老家，決不會攪擾到別個人。」

劉姻長還不知梨花說的傻孩子是什麼人，王大便說了那是他啞吧妹妹，父親在日曾托付梨花的，荷花就插着說道，「她只憑着一張白臉子，就迷住年老糊塗的老爺。至於那個傻孩子，還不如早點死了的好！」

王三惡狠狠地望了荷花一眼，接着喊道，「這筆錢也讓我來出就是了！」這個問題解決了，就譚到三位少爺的事情。王三劈頭便說，我不要房子，也不要田地，只要自己名下應得的銀子。」王大說現款容易化費掉，不如田地穩妥，王二要老三分些田地，他情願代爲照管。王三便也首肯，劉姻長便公平地將祖產分作三份，還留一筆款作爲王三的結婚費用。

王龍的財產歸于兒子們，除了他身子所躺着的那地方。然而，在這方很幽閉的地下，他的血和肉融化在泥裏，這泥着水，終于流到四圍的低處。雖然兒子們在他四圍的地面上，可以爲所欲爲，但是，王龍仍然躺在地下，屬於他自

己的那份，到底沒被誰奪去啊！

鄉下的房子是分給王三的，他很想到鄉下去看看房子，可是，在這裏，好像父親的權力還能支配他，這是他最不快心的。

王大王二也有這早想脫離父權餘威的心理。王大所忌諱的，是大廳中的父親靈位，他想移放在一間小樓上，從此再沒有那亡魂來監督他的行動，然而他還不敢。王二一心想把田地早點賣掉做生意，也爲着父親才死怎好賣呢。

荷花想起了王龍，也有些遺憾。她將身子隨時都給他尋樂，但他從沒有滿足時候，便又討了梨花。

王大似在跟他爸爸學，他看中了一個女子，便索性買來家。但這女子頭腦太簡單，王大有時來，她會低頭躊躇說道，「太太今晚答應嗎？」王大女人只有關着房門唸經。

王二女人却肯耐勞的。一天，王大女人坐轎去燒香，恰巧王二女人在門口喂孩子的奶，王大女人看不慣，兩人便噪起架來，她叫聽差將門關上。王二女人走身不得進門，她怎不氣惱了。妯娌兩個惡鬧，引起王大王二的不安。結果，便各自走一個大門，才算沒辦法中的一個辦法。

在除孝那天，大家和好的吃一頓酒。荷花穿得花兒似的。王大最喜歡熱鬧的，席間不住地嚷道，「請呀！乾一杯！」王二也覺快樂，不露出一些吝嗇的樣子。是的，因為躺身地下的老頭子給他們的結束，到今天才算完全擺脫了。只有梨花穿起孝服，帶了啞吧到王龍的墳上，靜悄悄地坐在那兒，想起了墳裏的人。

至於王三，他老早的走了，今天除孝日子也沒回來。

三

一株樹，雖然根是相同，枝幹就各自不同。王龍的兒子們也如此，王三的形態與兩個哥哥大異其趣。

王三的身子很高，臉皮黝黑，嘴唇常常緊閉着。這使他的上司，十分重視他，不多些時，他便升擢好幾次。

那將軍是地盤主義的，這使王三要早早脫離，好爲自己的前程去努力。他做事很認真，不同那些花天酒地的軍官廝混，他在等候內戰到來，好有個升格的機會。

他過不慣南方的生活。在他看來，溫文爾雅是反乎人性的，這樣，他便得了個綽號，叫做王老虎。

在他父親還沒死時，他會咬牙切齒的自言自語着，「這老頭子活着，把我的英年都耽誤。如果他不早死，我可趕不上我那得意的日子了！」

到他回家的幾天裏，他又想到，他應該有個兒子。兒子是好東西，在軍閥看起來；因為，誰的血會比兒子的血再忠於自己呢？

他就這樣決定，弄一個女人是刻不容緩的了！

在他還沒有兒子之前，就想到侄兒，他寫信給兩個哥哥，教哥哥將兒子送去，且說，「我要把他們抬高到你們想都想不到的地位。」有錢也要借給他，他情願出重的利息。

王太王二在一家茶館裏談判着。他們并不曉得這就是父親往日看上了荷花的場所。荷花的畫像還掛着，王龍的心曾經爲這張畫震動過。如今，王龍已不在人世，荷花也不似畫上的丰姿，只有竈上的烟塵滿罩在畫上。